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

【1—9辑 99种 116卷本】

第五辑：英国美国小说

蝴蝶梦（长篇小说）

[英] 达夫妮·杜穆里埃 著
杨普稀 译

王子与贫儿（长篇小说）

[美] 马克·吐温 著
李葆贞 译

资产家（长篇小说）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王实味 译

一个旧式的姑娘（长篇小说）

[美] 爱尔珂 著
李葆贞 译

诱（长篇小说）

[英] 史蒂文生 著
罗塞 译

汤姆莎耶（长篇小说）

[美] 马克·吐温 著
月祺 译

黛斯姑娘（长篇小说）

[英] 哈代 著
严恩椿 译

人类的喜剧（长篇小说）

[美] 萨洛扬 著
柳无垢 译

双城记（长篇小说）

[英] 狄更斯 著
奚识之 译

天才梦（长篇小说）

[美] 德莱塞 著
钟宪民 译

傲慢与偏见（长篇小说）

[英] 简·奥斯汀 著
杨缤 译

嘉丽妹妹（长篇小说）

[美] 西奥多·德莱塞 著
钟宪民 译

ISBN 978-7-5426-5845-6



9 787542 658456 >

定价：128.00元

 取映文化
Quyi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五辑·英国美国小说）

◆长篇小说◆

天才梦

〔美〕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著 钟宪民 译



上海三利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才梦 / [美] 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 著 ; 钟宪民译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5845-6

I . ①天… II . ①德…②钟…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 ①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2007 号

天才梦

著 者 / [美] 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
译 者 / 钟宪民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410 千字
印 张 / 27
书 号 / ISBN 978-7-5426-5845-6 / I·1218
定 价 / 12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話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人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美〕德萊塞 (Theodore Dreiser) 著 鐘憲民 譯

天 才 夢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出版

譯 序

德萊塞的長篇著作，已被介紹到國內的，有『真妮姑娘』，『人間悲劇』，『嘉麗妹妹』等三種，這部『天才夢』算是第四部了。

『天才夢』寫一個天才藝術家，如何由貧苦中奮鬥成功，如何因愛好美色而常為情慾所激盪，同時因為他不忘求真，又如何於思想百般矛盾中試探人生之謎。在這一部巨著中，作者避開一般庸俗的道德觀，對人類的慾望，試作生理心理的分析，用生物學解釋性愛，又用社會學解釋婚姻，再由無掩飾的人性的暴露，進而對道德制度作哲學的推理，以期獲得新的智慧。

關於本書作者德萊塞的作品和思想，拙譯『人間悲劇』與『嘉麗妹妹』以及傅東華先生譯的『真妮姑娘』三書序言中均有論評，此處不再贅述，不過，我們讀德萊塞的作品時，儘管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但如果我們沒有了解他的基本思想，那末我們的評斷就會成爲無的放矢。

德萊塞於一九四五年歿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享年七十四歲。美國著名批評家麥克斯·萊納（Max Lerner）說：『我們驚悉德萊塞的逝世，如同我們向整個時代告別，或者，說得更好一點，如同向某種非個人的勢力告別，而這個勢力作爲美國景色的一部』

份，使我們又憎又愛，正像對於我們城市中那些廣大的市民羣一樣……德萊塞雖有他的粗魯之處，却是二十世紀中美國最偉大的作家……他在美國生活中留下了一個空缺，須由一個偉大的小說家來填補——這位作家對他小說中的人物雖富於憐情，但把他觀察所得寫下來的時候，却是毫不留情的。」

德萊塞把生物化學的原理，應用到人生哲學上來，形成了他文學上的寫實主義。他從社會問題的出發點，用歷史家的態度，描寫美國的資產階級社會，並從中揭發潛在的問題。

德萊塞特別着眼於現代人類逐漸拋棄宗教而趨向於物質享受以後所留下的精神空虛。這個問題他在幾部長篇小說中都提示出來，「天才夢」末尾也提到這一點，但德萊塞決非宗教家，他祇把問題提出來叫人去思考罷了。

德萊塞最後一部小說是 *Quixote*，出版於一九四六年，被公認為他最優美的作品之一，我已開始翻譯，預計不久可以出版。

關於本的翻譯，有兩點我得向讀者聲明的。第一、為使讀者閱讀省力起見，本書譯文力求明暢，避免逐字逐句的逐譯，連人名也都加以中國化了。第二、目前出版的困難仍未解除，本書如不酌刪節，就沒有提早出版的可能，因此原著中冗長的敘述與描寫，如果對故事發展並無重大關係，我便酌量加以刪略，但重要的章節是全部保留的。

第一部 慾

青春的慾望

本 書 又 名
慾 · 情 · 智

- 第一部：青春的慾望（一——一〇二頁）
第二部：愛情的爭鬥（一〇三——二二二頁）
第三部：靈智的反正（二二三——四一一頁）

一

這個故事發生於亞歷山大城，時在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九年之間。當時全城不過一萬人口，可說粗具城市規模。剛脫離鄉村氣息。城裏祇有一條行駛街車的路線，一個戲院，兩條鐵路和兩個車站，以及一個商業區，中間是一個廣場，四邊是繁盛的市面。

城裏有一處地方，住着一份人家，照它的氣派和身份，可說是美國中西部的典型人家。他們一家不能說是貧窮，或者至少他們自己並不認為貧窮；但也夠不上稱為富家。父親韋吉生是一家縫紉機公司的代理人，他賣掉一架二十元、二十五元或六十元的縫紉機，便得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利益。機器的出售量並不大，但已足夠給他每年二千元的進益。靠了這筆收入，他購置了一塊房地和一幢屋子，把屋裏佈置得很舒服，送兒女入學校，並且在城裏廣場附近維持一爿商店，店裏陳列着最新的縫紉機式樣。他也接收別家公司出品的舊機，抵價十元至十五元之間，就可換給新機。他也修理縫紉機，他以美國人特有的精力，努力經營，終於在經紀生意之外，兼做小規模的保險事業。他早有意思，一到暮年保險生意發展得相當穩固的時候，就讓兒子韋有經來承繼這份事業。他不知道兒子將來究竟成爲怎麼一個人，但未雨綢繆總是好事。

他是一個機敏、強壯、而勤奮的人，身材不大，頭髮砂褐色，碧眼粗眉，鈎鼻如鷹

，笑容燦然，討人歡喜。他做過跑街生意，兜攬的對象都是頑固的主婦們或是保守的丈夫們，要他們相信家裏須得添置一架新縫紉機，非有特殊口才不可，韋吉生訓練有素，便懂得謹慎、機巧、和一切應付手段。

當然，他爲人誠實、工作勤勞、生活節儉，一逕盼望有一天能自己有一幢屋子，能積蓄一點錢來防備意外。現在這一天終究來到，所以他們的生活也堪稱小康了。韋梅麗是一位賢母良妻，她是亞歷山大城附近華斯脫鎮上一個販賣五穀稻草的小商人的女兒，從未到過遠於斯柏林和芝加哥的地方，但是她很有修養，面貌秀麗，外表沉着，而內心頗有情趣。

兒子韋有經可說是全家之寶，比他兩個姊姊茜雅與梅兒小兩歲光景。他有整齊光澤的烏髮，扁桃形的黑眼，正直的鼻子，尖形而不怕人的下巴，潔白整齊的牙齒，笑起來格外顯得精緻，彷彿他很得意這副牙齒似的。他早年身體並不強壯，悒悒寡歡，顯有藝術家氣質。

他在家裏常常閒蕩，愛讀狄更司、史各脫、薩可乘、愛倫坡一類作品。他讀了一本，便回味其中的情節，同時訝異人生的意義。他想到大都市的生活，便心嚮神往，尤其覺得旅行是一件妙事。在學校裏他利用課餘之暇常讀泰納與吉本的作品，想到宮廷裏的奢侈華麗，便不勝詫異。他對文法、數學、植物學、生理學一類功課全不留神，其中祇有若干地方引起他的好奇心，例如雲的組成、水的構合、天地的原素。在家裏，無論春

夏或秋，他喜歡躺在吊牀裏，凝視樹木間露出來的蒼天。高空飛鷹的雄姿會使他注目而視。雪前浮雲，像羊毛般堆積，像海島般漂浮，他覺得像歌曲一樣美妙。他有機智，感覺靈敏，容易動情。有時他很想繪畫，有時很想寫作。這兩方面他覺得都有一點天才，但實際上他始終沒有動手。

他愛慕少女，甚至爲她們而發癡，可是使他發癡的却祇是那些確有美貌的女郎。他不時寫作一些詩文，但十六歲的年紀，寫出來也是幼稚不堪的東西。

他十二歲那年，父親就看出他的性格不近經商，一到他十六歲，就深信不疑了。姊姊梅兒早就報告過他的父親，說他在學校裏不用功，儘在夢想，眼睛只向窗外望。

有經跟少女接觸的範圍並不廣，祇發生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不是偷吻一下，便是給別人偷吻一下，有經倒是常給別人偷吻的一個。

但到了十七歲那年秋天，有經接觸到一個少女，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思籟小姐年青貌美，年齡和有經相仿，膚若凝脂，碧眼明眸，綽約多姿，天性好樂，舉止嫺雅，着實迷人，自己也不知道她對一般易於動情的男性會發生什麼危險的魅力。她調戲少年，藉以自娛，却並無真意，祇是有經的懦怯引起了她的興趣。

他們相識不久，有一次相約到碧湖去溜冰。一會兒，他們到了湖畔高地上一簇屋子底下。月亮已經上升，幽光反映在磨光的冰面上。沿湖岸那些黑黝黝的樹叢裏，透露着窗戶的燈光，淡黃黃的，很有親切之感。有經和思籟離開了溜冰的同伴，便放慢脚步

，轉身過來觀望。思籟金黃色的髮髮，戴上一頂法蘭西便帽，除了露出幾束外，都給蓋住了。她上身裹着一件白絨線衫，一直到臀部，紮得緊緊的，更顯出少女的曲線，下身的裙子是灰色厚呢，絲襪紮着白色羊毛裹腿。她樣子着實誘人，而她也自知之明。

他們剛轉過身來，突然間她的一隻溜冰鞋鬆了，於是她蹣跚難行，便叫起來。有經說：「等一下，讓我來給你縛上罷。」

她站在他面前，他跪了下來，給她的鞋帶解結。當他取下溜冰鞋預備給她重新穿上時，他仰首一望，她已低頭看他，滿臉微笑。他把溜冰鞋放了手，猛力一把抱住了她的臀部，頭靠着她的腰。

「你是一個壞孩子，」她說。

她緘默了幾分鐘。有人對她這樣調情，她覺得非常得意。正當他抱着她的時候，她揭去了他的羊毛帽子，手按着他的頭髮。這幾乎使他感激涕零，覺得無限幸福，同時他內心湧起了強烈的熱情。他示意地緊摟着她。

「現在好給我把鞋子縛上了，」她慧敏地說道。

他站起來，又欲擁抱，但她阻止了他。

「不要，不要，」她嬌拒道。「你再不能那樣了，不要再這樣，我就不跟你來了。」

「噢，思籟！」他懇求着。

「我說這樣就是這樣，」她堅持道。「你一定不能那樣。」

他退了下來，傷心得有點憤怒。可是他又怕得罪她。她實在並不如他所想那樣輕易受人撫摩的。

又一次是幾個女學生發起的雪車遊會。思籟、有經和梅兒都被邀參加。那天夜裏遍地白雪，滿天星光，並不太冷，空氣涼爽。一輛卡車折下了車身，裝上滑輪，做成雪車，上面裝滿了稻草和棉袍。這輛雪車跑上了十幾份人家，便到有經和梅兒家門前來邀他們，思籟不在那裏，但不久又找上她家來。

「這裏來，」梅兒說，她坐在離有經半個座位遠，她這一聲招呼使他很生氣。「坐到我身邊來，」他叫道，心裏惟恐她不肯，她俯身跨入梅兒身邊的座位，但覺得位置不中意，又往下移。有經特別起勁，在自己身邊留出位置來，於是她彷彿湊巧坐到了他的身傍。他拉起一件皮衣圍在她身上，想到意中人就貼近在他身邊，便有點心驚肉跳。雪車跑遍全城去邀別人，最後馳到了郊外，沿途看見黑黝黝的樹林，靜悄悄地蹲在白雪之中，還有白漆木板的農舍，緊貼着雪地，窗中燈光朦朧，頗有詩意。點點繁星，光芒閃爍。整個夜景對他印象甚深，因為他已有所愛，而且此刻在他身傍露着模糊的臉形的，就是他的情人。他看得出她面頰和眉眼的嬌好，看得出她金髮的柔美。

大家談笑歌唱，就在這些娛樂中間，他試以一臂摟住她的腰，握緊她的手，迫視她的眼，以便揣摩她的表情。她對他一直撒嬌，並不完全依從。他三四次偷吻了她的面頰，一次還偷吻她的嘴，到了一個幽暗的地方，他用力拉她過來，在她嘴唇上印了一個性

或的長吻，使她心裏駭怕。

「不要，」她坐立不安地抗議道。「你一定不能這樣。」

他停止了一會，覺得雖是逢場作戲也迫得太緊了；可是良夜美景，嬌女柔情，却終於給他留下一個長久的印象。

二

「我想我們該教有經去做報館一類的工作，」韋吉生向他的妻子提議道。

「看起來他也祇能做做這種事情，至少現在祇有這樣，」韋太太回答。「我想他將來會有好事情做的。你要知道，他的身體並不很好。」

韋吉生以為兒子生性懶惰，但一時也不能斷定。他說起過茜雅未婚夫的父親布本明，原是「晨報」主編和主人，或許能給他一個記者或排工的位置，好讓他從基礎開始學習報業。

有經服從了父親的意志。四月間一個風和日暖的下午，他到了布本明的辦公室。辦公室在廣場口就叫「晨報」的那幢三層樓屋子的地面一層。布經理是一個胖子，頭稍禿，從他那副鋼絲邊眼鏡上怪異地望着他。

「那末你想要從事報業，是嗎？」布經理問他。

「我要試試看，」少年答道。「我試試看究竟歡喜不歡喜這種工作。」
「我現在就能告訴你，並沒有什麼趣味。你爸爸告訴我，說你歡喜寫作。」
「我很想寫作，不過我怕寫不成。學排字也不要緊，到我能寫作時，我是十分願意寫作的。」

「你想什麼時候做起？」

「如果你認爲不礙事的話，就等我畢業以後罷。」

「那也沒有多大關係，我實在並不需要什麼人，不過我也可以用你。一星期五塊錢你高興嗎？」

「高興的，先生。」

「好吧，那你幾時可以來，就來好了，我來替你設法。」

「晨報」的辦公室和一般鄉鎮報館沒有什麼不同。地層前面是營業室，後面是放一座大印刷機和若干小件印機的房間，二層樓上是排字房，房裏高架子上是一排排的字匣，三房主管人就祇有一個人，名叫威卡萊。威卡萊短小瘦弱，黑鬚尖翹，眼睛呆滯，盯着你看起來，真是一副怪相。他喋喋不休，忙這樣忙那樣，額前老帶一個綠色眼罩，煙斗老銜在嘴裏。

韋有經剛到十七歲那年，完畢了第十一年學業，就進這報館來，那位威先生立即給他良好的印象。他後來又喜歡一個叫李郁的排字房領班，還有一個常來做件工的排字工